



Hilde Heynen

海蒂·海倫 著

高政軒 譯

郭肇立 校訂

建築 與 現代性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Hilde Heynen

海蒂·海倫 著

高政軒 譯

郭肇立 校訂

建築 與 現代性

A Critiqu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建築與現代性 / 海蒂·海倫(Hilde Heynen)著；高政軒譯。——初版。——臺北市：臺灣博物館、臺灣現代建築學會，2012.12
面；公分。——(臺博系統翻譯叢書；1)
譯自：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 a critique
ISBN 978-986-03-5641-0(平裝)
1. 現代建築 2. 文集 3. 二十世紀

920.7

101027053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博系統翻譯叢書(1)

建築 與 現代性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出版：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灣現代建築學會

發行人：陳濟民、郭肇立

出版委員：陳濟民、洪世芳、李子寧、謝英宗、魏振瑜、黃淑芳、
林啟剛、陳曉玲、施正家

叢書主編：魏振瑜

執行編輯：林一宏、陳碧琳、蘇憶如、郭昭翎、李盈儀、鄧佳鈴、張雅玫、魏亦羚

原文作者：海蒂·海倫 (Hilde Heynen)

譯者：高政軒

譯校：郭肇立

美編：林一宏、趙雨榕

校編：陳碧琳、林一宏、施維皓

展售處：國立臺灣博物館員工消費合作社 10046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02-2371-1052

五南文化廣場 40043 臺中市區綠川東街 32 號 3 樓 04-2226-0330

國家書店 10485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02-2518-0207

印刷：新北市懷恩印刷設計庇護工場 02-8201-8060

出版日期：2012 年 12 月初版一刷

定價：新台幣 420 元

GPN：1010103681

ISBN：978-986-03-5641-0

本書中文版權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取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by Hilde Heynen

Copyright © 1999 b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Technology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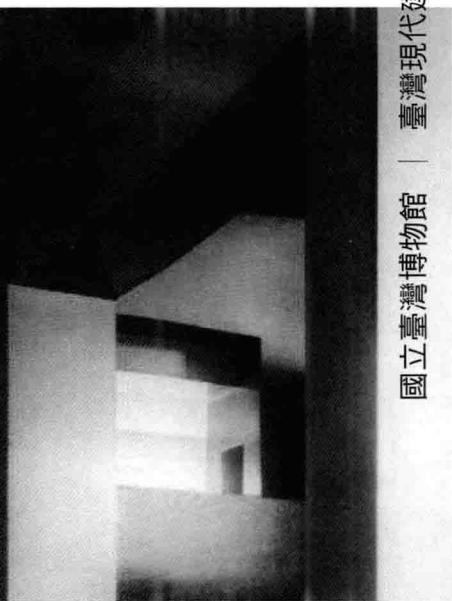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Alliance for Architectural Modernity –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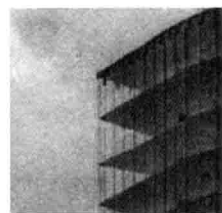


建築 與 現代性





國立臺灣博物館 | 臺灣現代建築學會 | 臺灣 臺北



給羅伯、安和安斯金

|

謝 誌

如果沒有周遭很多人的幫忙與鼓勵，這本書將很難完成。當這本書還只是博士論文時，我有幸參與許多的交流討論。其中，Geert Bekaert 的論文所討論的模仿引起我對擬仿的興趣。我特別感謝我的另一位導師 André Loeckx，除了學校行政上的幫助，他一直挑戰我的心智，與我一起激盪迸發。我要感謝 Herman Neuckermans，讓我有機會在天主教魯汶大學做研究。

在研究初期，布萊梅市的 Michael Müller 慷慨地引領我進入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在與 Christine Delhay、Bart Verschaffel、Lieven de Cauter、與 Rudi Laermans 等這些朋友的討論中，我也獲益良多。René Boomkens、Ineke van der Burg、Koen Geldof、Ton Groeneweg、Paul Koopman、Michel van Nieuwstadt、以及英年早逝的 Wil van Gerwen 等這些與我一起合作編輯荷蘭文版的《班雅明期刊》的同事們，也對這本書中關於班雅明與阿多諾的章節給予我很多的批評與建議。

在 1991 年與 1992 年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歷史、理論、與批評課程中，我有機會將這本書中發展出的一些想法提出來與學生互動。我要感謝 Stanford Anderson 的邀請、David Friedman 的指導、還有 Sibel Bozdoğan 的友情與支持。他們與這些學生們讓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期間獲益良多。蓋蒂信託基金補助金計畫（Getty Grant Program）的博士後研究讓我得以將博士論文改寫成書。在這過程中，增改了很多材料，特別是新巴比倫的案例研究，是在康斯坦（Constant）的慷慨幫助下才得以發展的。

我要感謝 Mark Wigley、Michael Hays、Beatriz Colomina、與 Richard Plunz 的鼓勵，並且鞭策我完成書稿。Donald Gardner 的英文翻譯是我由衷感謝的，書中的任何奇怪謬誤都是我的責任。

我要感謝 Roger Conover 一直相信我有能力完成這本書、Julie Grimaldi 在整個過程中一直給予的幫助、Mitch Evich 與 Matthew Abbate 在編輯上的謹慎細心、以及 Jim McWethy 的書本設計。

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小孩 Robbe、An、與 Anskim Goris，感謝他們陪伴我經歷一切的艱困與蛻變。

Theodor W. Adorno, 1965:

"Beauty today can have no other measure except the depth to which a work resolves contradictions. A work must cut through the contradictions and overcome them, not by covering them up, but by pursuing them."

"Schönheit heute hat kein anderes Mass als die Tiefe, in der die Gebilde die Widersprüche austragen, die sie durchfahren und die sie bewältigen einzig, indem sie ihnen folgen, nicht indem sie sie verdecken."

「美在今日除了檢視作品解決衝突的深度，並沒有其他的量測方法。作品必須要揭露並且解決衝突，其方法不是要掩蓋它們，而是要追求它們。」

臺灣現代知識啟蒙地的現代性見證

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 陳濟民

建築與現代性，以往跟國立臺灣博物館似乎無法想像在一起，一個專門以臺灣自然史之研究、典藏、教育和展示的博物館，如何會出版一本艱深的建築理論翻譯書，相信會購買或閱讀這本專書的朋友一定會有這樣的疑惑。

確實，從一般社會形象，本館並非建築專業機構，更不是建築理論研究中心，然而臺博館卻是目前國內收存現代建築圖說最豐富的機構。從 2005 年本館依據文化部（原文建會）首都文化園區構想，執行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陸續接收許多首都核心區的古蹟建築，逐步進行修復再利用成為博物館，而在蒐集建築文獻資料的過程，我們將博物館的保存與收藏概念納入其中，意外獲得臺灣建築界的熱烈迴響，在臺灣尚無建築博物館的當下，許多現代建築圖說持有者紛紛響應，在建築學界與專家的協助下，累計至 2012 年已達 8 萬多筆，讓臺博館見證了臺灣現代建築運動最詳實的基礎文件，這是當初始料所未及。

其實不只是建築圖說，臺博館本身就反映著臺灣知識理性的啟蒙現代性精神。回顧臺博館歷史，日本 1868 年明治維新全面西化，短短 27 年間就打敗中國，1895 年殖民臺灣，夾著西方知識理性與科學的勝利，對臺灣進行各種人類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標本採集，並以科學、理性的知識分類系統，對臺灣進行調查與研究，其成果被匯集成為本館（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成立基礎，再由博物館的組織、典藏和展覽空間，持續進行更結構性與系統性的採集、分析和研究。本館於 1910 年主導成立臺灣博物學會，1911 年協助發行「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933 年主導成立臺灣博物館協會，1934 年協助發行「科學臺灣」等等，都是臺灣現代知識啟蒙的累積與見證。而光復後在 1948 年發行「臺灣博物季刊」（1983 年改為半年刊、2005 年改為學刊迄今），1958 年發行「臺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1970 年主導成立貝類學會等等也是在同樣的理性知識背景。走過百年，博物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本館在博物館空間、業務經費、執行人力等等，早已不是當年全臺最大的博物館，驀然回首，驚覺臺灣現代知識的啟蒙地，成為啟蒙現代性在臺灣的一個註解。

我們了解博物館不僅止於展現事物的表象，更重要的是發掘被隱藏在事物背後的意義與概念。臺博館見證了這段臺灣知識啟蒙的歷史，在這個首都交通核心區的國定古蹟博物館建築，是一棟由日本人興建的西方古典樣式建築，然後典藏與展示著臺灣的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這麼曲折的現象，從現代建築運動的論述與理論，可以幫我們重新認識與理解。

本館與臺灣現代建築學會共同合作出版這本專業翻譯著作，在此要特別感謝作者 Hilde Heynen 的精采大作，以及高政軒博士辛勤翻譯與郭肇立教授校譯，也因為這本中文譯本誕生，讓臺博館有機會更接近臺灣現代知識的啟蒙地。

我們也需要「現代性」論述

總統府國策顧問 漢寶德

對於臺灣的讀者，理解這本書是不容易的。所以要先認真的讀了作者的中文版序，知道作者體貼我們的心情，再讀內文，可能比較容易消化些。老實說，我們的建築界從來沒有這樣深度的去思考建築與現代性的問題。

作者擔心現代建築的東來與西方殖民的力量有關。她很貼心的指出東方應該有自己的一套社會轉變的動力，與西方的強制力量無涉。出自學者之口，這當然是使我們感到安慰的話，但實情是，沒有西方的影響，我們是看不到現代的。

中國文化，自從春秋戰國之後，就不習慣做批判性思考了。我們認定了一種價值觀，單純的、素樸的生活下去，轉眼間兩千多年過去了。我們不斷的吸收外來的文化，從來沒有當成一種侵略，佛教東來就是很好的例子。佛教的各種經典，經過翻譯，逐漸融入中國文化之中，在知識份子間極少受到批判，反而被知識界視為高級的心性修養的學問。但在中國，因佛教的信仰的人甚少，所以不能如同東南亞諸國被視為佛教國家。孔孟的道統一直都是中國文化的骨幹。同樣的道理，我們接受現代化，卻從來沒有深刻的思考現代性的問題。

我們不妨說，中國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心思單純而又很實際的民族。對於現代，很早就為知識份子所注目，但並沒有把西方文化看在眼裏。我們承認西方的優越性，因為他們「船堅炮利」。所以我們常用的字眼是「現代化」，而不是「現代性」。中國人的心情是怎麼不小心被趕過去了，趕快改革，迎頭趕上吧！這是政治人物與學者們共同的想法，但是我們的道統是不能變的。我們認為只要把西方的科學與技術學會，問題就解決了。

現代建築也是在這種心情下進入中國的。半個多世紀前我學建築的時候，建築是一種工程學科，在工學院裏敬陪末座，但卻是不折不扣的「建築工程系」。只有在設計課上談到功能時，遙遠的连接上社會與文化的相關性。沒有一位教授認真的談建築的社會涵構。最「進步」的教授才引進現代建築的形式與空間，而且是把它當作一種樣式來學習的。一直到今天，海峽兩岸

的建築仍然是以西方的形式美學為主導的，只是在外觀上受當代造型的流行風潮影響而已。如果沒有傾心於現代形式的教授的領導，說不定我們的現代建築與中國文化有更理想的結合。但也許至今仍然由仿宮殿建築掛帥。

不幸的是，美國的傳播現代主義的學府，在教育方法上也是動手不動口的。影響戰後臺灣建築的王大閎與遠在異域的貝聿銘，都不願開口，因此他們的作品只能以現代的形式，當成年輕一代模仿的對象。在美國，六〇年代之後所引發的批判的聲音，形成後現代的發展，並沒有對臺灣產生足夠的影響，促使年輕一代對建築文化面做深入的探討。

這個問題我在二十年前已經發現了。我發現在學院裏教的建築，很難為業主接受，即使建造起來，也不被大眾所欣賞，很快就被改頭換面。這是中國人的新城市中予人紊亂感覺的主要原因。那麼，這是誰的錯呢？建築界怪民眾沒有水準，卻很少檢討自己。我因而提出「大乘建築」的觀念，提醒建築界的朋友們，包括我自己，應該注意建築服務於大眾的使命。然而我仍然鼓吹教育與文化界以各種方式設法提高民間的審美素養。

自此著眼，今天臺灣年輕一代的建築師應該到了以批判的態度來觀察我們的現代建築的時候了。只有我們自中國文化的根基中找到與現代精神交會的論述，才能設計出國人真正關心與愛護的新建築。所以我們今天來閱讀這一本西方思想家探討「現代性」的著作，雖然有些困難，卻是有志建立真正現代中國建築要邁出的第一步。有那一天，我們就不必再討論「傳統與現代」之類的永無答案的問題，也不必以抄襲西方建築的形式為專業了。

年輕的朋友們，學著做些深度思考吧！

移位的現代性：當東方遇見西方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副教授 郭肇立

傳統的文化中國是個認同感清晰，以自己為宇宙中心的世界。然而，今天的現代人卻必須同時去面對兩個世界，一個是由內而外的世界，另一個是由外而內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衝突矛盾帶給現代人許多的不安。在全球化的資訊時代裡，認同感的迷惑是現代人的共同問題，新世代的朋友無心也無法像老先生一般嚴肅地去面對傳統，這到底是不是正如衛道份子所警告的文化危機正逐漸逼近我們呢？還是新文化的轉機呢？

「異類」在傳統社會中原本是個詆貶的字辭，然而在現代社會卻成了年輕人熱衷的弔詭，異類是我們所欠缺的特質，既鄙視又羨慕的他者。異類是個現代性的觀念，隱含著曖昧與模糊，它提供了想像的新鮮感。現代人突破了單一的認同感，由於溝通方便隨時面對不同世界的他者，「他者」逐漸地成為現代人內心認同的一張面具。

十九世紀之後的殖民主義入侵，促使了我國建築必須面臨他者，並認真去思考文化差異的問題。剛開始也許是被動的去接受殖民主義與另類的現代物質文明，然而今天全球化下的世界，西方的現代性已變成我們建築思維無法抗拒的泉源。現代性的觀念是什麼？本地建築師追求的現代建築理念是否與西方社會的「現代性」理念相同？會不會由於文化的隔閡，在無形間已生產了一個移位的，或虛構的文化現代性？

在西方（歐洲）文化脈絡裡，現代性可以被理解成一種「解放」的力量，一種藉由工業化、合理化、民主化來解脫傳統社會的各種束縛。Harvey 強調說「這是社會組織的合理化與思想模式的合理化，以便使人們從神話、宗教與迷信中解脫出來」。現代性與任何穩定性的，限制性的觀念不同，它是一種反論 (antithesis) 而非正論 (thesis)，否定 (negation) 而非肯定 (affirmation) 的概念。Berman 說：「要達到完全的現代，就必須反現代。」現代的世界是個自由開放，充滿無限的可能性，正如 Marx 所說，在這個世界裡「所有的頑固將氣化」。

現代性的概念孕育於歐洲特殊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組織模式之中，主要是在十六世紀之後隨著歐洲人的航海探險與殖民擴張而影響全世界，當時歐洲

社會三個主要的動力是 1. 發現新世界 2. 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3. 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所謂「現代 (modern time)」一詞，Habermas 特別指的是十八世紀中葉的法國的啟蒙運動之後所發展出的概念，認為現代性是人類史上「與眾不同的」、「優越的」時期，一代一代從概念發展成生活習慣，認為現今(present)是現代最重要的價值。在十九世紀歐洲人的權力擴張與殖民過程中，這個優越性的現今 (present)轉化成優越性的知覺 (sense of superiority) 去面對殖民地前現代的社會與不文明的原住民部落，強迫或引介現代性成為歐洲列強基督徒的「天職」。

歐洲現代性概念的成熟是在其殖民論述 (colonial discourse) 呈現之際，現代性的概念與征服 (conquest) 相關，如 Turner 的 “the imperial regulation of l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oul, and the creation of truth”。不論在歐洲或其殖民地，西方的殖民論述產生大量的人性規範 (regulation)，另一方面在現代性出現同時也出現了歐洲中心主義，藉著帝國主義的擴張，歐洲人控制了世界。也就是說現代性出現的時刻，同時歐洲國家支配了非歐洲國家的世界，藉由探險、地圖製作、傳教、貿易、殖民等行為去推展他們的規範。如此製造了兩個世界：「現代的」歐洲人與「前現代的、傳統的、靜態的」非歐洲人。

西方教會傳教士文化對其殖民現代性的發展是重要的，在殖民狀況下傳教士扮演多重的角色，如宣教、關懷、溝通、修訂殖民機制等協助政府，讓殖民地的現代化與殖民壟斷目的順利達成。近兩百年來基督文化對亞非洲的擴張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顯著的文化轉變。它伴隨著歐洲的經濟與文化霸權，因而傳教士被 Etherington 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倒影。昔日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可以看見傳教是直接控制的前身，如 Hobson 所說「首先是傳教士，其次是領事，最後才是軍隊入侵」，在殖民政府的政策與原住民之間，傳教士扮演緩衝角色。事實上，傳教士的任務提供教育提升原住民識字能力，卻同時培養其反抗能力的危險，這是當初傳教士所無法預料的現代化過程的另一半危機。

相似的狀況發生在殖民地文化上，許多殖民地對西方文化的模仿，在其本身現代化過程中隱藏著十分複雜的「模仿」與「威脅」的矛盾，Bhabha 以「擬仿 (mimicry)」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殖民的複製：即「似真非真」的模仿。他認為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模仿無法單純化，常顯現的是「嘲弄」，因此擬仿俱備介於相似與批判之間的張力。擬仿限制了殖民論述權威，殖民權威化過程無法避免已經埋下了自我解構的種子。

Bhabha 以這種後殖民的概念用來描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矛盾曖昧關係。當殖民論述影響殖民地人民去接受殖民者的現代化想法、價值觀、文化習俗與法令機制等，以便模仿這個進步的且現代的殖民者，其結果卻往往不是單純地複製這些特質；而是一種模糊難辨的再生產。這是因為擬仿相似於嘲弄 (mockery)，對其模仿者往往呈現諷刺狀態 (prody)。因此擬仿反而造成殖民壟斷的「阻礙」，它讓殖民的行為控制中呈現出一種不確定性。擬仿來自殖民論述，卻是對殖民論述的威脅 (meanacing)，呈現其殖民論述本身的矛盾。

近代在非西方國家中似乎只有日本能夠從西方殖民或類殖民的場域中掙脫，在很短時間的西化過程，將自己改造成為現代工業社會，進而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其鄰國。從後殖民論述的邏輯理解，日本的現代化不應該被認為是僅僅對西方的模仿，假如不曾抵抗，它不可能現代化。在十九世紀末的日本建築論述與流派是相當複雜的（藤森照信的 12 群 38 派），普遍呈現出「日本的傳統」與「西化的現代」之間的矛盾，也呈現出跨文化交流中的誤解的現象。一方面在西方的陽臺殖民地建築、歷史主義、分離派與包浩斯等的東來移植，另一方面也對西方的反移植，如影響蘇格蘭的新藝術運動及美國中西部的草原建築等西方現代思維，如此孕育了東-西曖昧的後殖民現代性。

1895-1945 年間的臺灣曾經淪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其殖民論述因此顯得格外複雜，處於二個強權邊陲的臺灣，需面對日本帝國半消化過的西方現代文化，同時也需要面對消化中的中國文化傳統。此類雙重擬仿的現象，可以在日治時期的許多臺灣都市化街道拓寬過程中，出現的新街屋建築上發現。此類的建築轉化了居住性，將傳統合院內化的「家族居住性」轉化成「街道居住性」，提供發掘自我場所的機會，重新建構「現代居住」的意義，讓城市遊蕩成為可能。

二次戰後的台灣雖然解脫日本帝國主義，卻進入了後殖民狀態，一方面需面臨國民政府的極權統治與美國主義的認同困惑，另一方面卻仍無法擺開長期日本文化的熟悉感。在建築表現上產生了「新傳統主義」現代建築，如王大閏、張肇康、陳其寬等人的作品將梁思成的民族形式（宮殿式建築）思維融合了留美建築家張一調的新建築哲學「建築之道」，也參考了日本現代建築師前川國男、丹下健三等人的科比意的粗獷主義構築思維。新傳統主義建築在戰後台灣一片房地產消費主義建築中雖是稀有的異端，卻是相當清楚的，這是一種對歐美日中四方強勢文化的模仿與抵抗，在台灣獨特的邊陲島

嶼環境下，脆弱地傳達一個移位的現代性。

然而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第一，西方支配的現代性概念是否已經成為無所不在的普遍性（如上述現代居住的概念）？東方的抵抗是否反而證明了西方現代性（否定思維）的成就？第二、在全球化下的今日，在國際性跨國組織與商業聯盟中，東方與西方相遇已經分不出你我，如何模仿與抵抗現代性呢？我們是否可以思考一種打破空間、族群、國家，以多重層次的結盟與對抗關係，不斷地改造自我（複數），建構動態的主體性，以邁向移位的現代性呢？

以上是我對「建築與現代性」一書的讀後感。

中文版序

在我寫作《建築與現代性》這本書開始到現在，已經過了許多年，我對這本書中所討論的主題有了更多更深的迷戀，但是我最初關切的主題現在也已經有些位移。不同於這本書所關切的議題主要是在於建築是否能夠並且又是怎麼樣地以批判的方式與生產它的社會狀況聯繫在一起，我現在的興趣是從性別研究與後殖民主義理論的觀點來重新詮釋這個議題。就後者而言，我現在特別感興趣的是現代主義與殖民主義論述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並且從哪裡介入二十世紀的前四分之三個時期。在後殖民理論中，現代性的啟蒙計劃與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實踐之間的相互連結已經被細膩地解開了。在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的帶領之下，殖民論述被認為是根植於歐洲的自我理解之中：正是經由他們對於異邦人民與殖民版圖的征服與認識（這兩個經驗通常是緊密連結的），歐洲人能夠將自身視為是現代的、文明的、高人一等的、已發展的、進步的。他們認為，相對於他們，這些特質是其他地方的人所沒有的。根據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與研究、表述東方為西方的「它者」的實踐與知識有關，西方幾乎將這個它者等同於詭譎神秘、異國情調、極端、非理性、與格格不入。而這個它者，所謂的非西方，則因此代表了歐洲對自身的想像與期待的反面。在大部分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研究中，這個殖民化在西方文化的自我理解中的重要角色是沒有被指認出來的，也沒有呈現在這本書中。在現代運動過去的歷史編纂中，它同樣也被理所當然地忽略了。只有在最近例如戈溫德林·萊特（Gwendolyn Wright）與查莉普·史麗克（Zeynep Celik）等歷史學家的幾本著作中，這些議題才逐漸浮現。

以薩伊德的作品為基礎所建立的後殖民理論架構是否能夠提供一個適當的參考點來觀察中國大陸或臺灣？對此我並無法確定。因為前者從未被正式地殖民過，而後者則是被非西方國家短暫地殖民過。儘管如此，對我來說，姑且不論是不是必要，指出現代性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複雜性是重要的。我們不應該對過去的確存在的相互關係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因為這樣的複雜性，我當然不會就因此致力於簡單地否定現代性，也不會否定現代建築。雖然現